



沙溪先生遺稿

行狀
筵席問對
語錄

~20
2461
4

卷四





沙溪先生遺稿卷八



行狀

皇考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兼同知成均館

事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

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

成均館事 世子左賓客黃岡先生家狀

本貫全羅道光州平章洞

高祖諱國光議政府左議政光山府院君妣

長水黃氏貞敬夫人

曾祖諱克恂司諫院大司諫 贈禮曹叅判

光原君妣咸陽朴氏 贈貞夫人妣宜寧南氏貞夫人

祖諱宗胤玠山郡守 贈兵曹參議妣靈山

辛氏 贈淑夫人

考諱鎬知禮縣監 贈議政府左贊成妣全

義李氏 贈貞敬夫人

公諱繼輝字重晦號黃岡我金氏系出新羅王子興光知國將亡自遜于光日籍焉至麗朝子孫大顯連八代爲平章世號其居爲平章洞 小朝諱若采禮曹判書諱問翰林配許氏以節旌閭諱鉅山監察寔

公五世以上公以嘉靖五年丙戌十月二十七日亥時生于漢師貞陵洞第四歲自知讀書八歲文理大通十一歲參京畿都會試十五博極經史諸子二十三連魁庭試課試 特命直赴殿試臺諫以課試許第必有後弊遂改正己酉春又魁庭試遂直赴 殿試擢乙科第三人補承文院正字自是文名大振卽與湖堂之選臺諫又以未經清選改正癸丑免收養母喪制卽拜藝文館檢閱選入玉堂爲正字遂更入湖堂賜暇讀書歷著作博士甲寅 陞副修撰兼知製教遷司諫院正言乙卯爲兵曹佐郎成均館典籍薦

入吏曹爲佐郎先是癸丑尹元衡議通庶孽仕路蓋元衡以其妾蘭貞爲妻又欲其生進籍故有是議公以玉堂叅下劄論其不可事遂已論者避之又還給沈貞職牒貞是己卯奸臣斬伐趙文正諸賢者也時頗有紹述其餘論者故有是命公以正言極論其奸兇之狀復削所復官職時權奸當國以言爲諱經筵進講唯以分章析句泛然塞責而已無啓沃之實及公登筵援引經傳出入古今專以格君心爲務見者嘉嘆稱之以真學士時嘗言已士禍之餘人心斃敗不復知有清議公在銓曹與全弘度金虬諸

人爲友激濁揚清分別是非以爲通電之權衡自是人始知邪正之辨矣公始與金汝孚柳埴同在槐院時汝孚每侵埴曰汝之險類汝兄堪也公言于金鎮曰柳堪見忤乙巳權奸有何罪惡而必舉其名辱其弟也汝孚非慕齋之子乎汝孚啣之以公與弘度痛斥元衡之語告於元衡元衡恚甚必欲報之汝孚以檢詳欲亟陞舍人請於吏郎金虬謂其母病將死願爲舍人以濟喪事因涕泣以示急切之狀而歸輒宿於娼家公與諸公共斥其惡汝孚乃日行膚受之讒於元衡以嫁禍士林蓋元衡之黨判書權纘爲之謀

主也由是一隊名流以丁巳或竄或罷而公則門外
黜送公遂退居于連山先墓下蕭然一室只以經史
自娛而已辛酉贊成公捐館癸亥還給告身蒙叙
命甲子拜承文校理禮曹正郎成均直講吏曹正郎
乙丑以軍器僉正乞便養出爲安東府使大提學以
爲賜暇湖堂之人不宜出外 啓適之歷司瞻尚衣
軍器等正爲司憲府執義弘文館應教議政府檢詳
舍人司諫院司諫丙寅爲弘文典翰時 明廟無嗣
至于末年尚未建儲朝野憂之而大臣以下皆莫敢
言公將上劄請之而長官托病巧避公與他僚陳疏

建白時論嘉嘆拜直提學捷重試陞同副承旨轉左
副丁卯歷司諫院大司諫掌隸院判決事左副承旨
隆慶戊辰 宣廟卽位以成均館大司成出爲黃海
監司己巳丁內憂辛未制除爲吏曹參議久爲承旨
歷大司諫禮曹參議壬申以謝 恩使赴京萬曆癸
酉朝廷將行軍籍陞公嘉善拜慶尚監司嶺南地大
物衆簿牒如山公口酬手題剖決如流嶺南之人至
今稱之以神明論者謂劉穆之無以加之甲戌入爲
大司諫大司憲乙亥歷漢城右尹又長諫院憲府
仁順王后昇遐 上下教曰 大妃嘗臨朝聽政羣

臣似可行三年喪令大臣禮官議公以大司諫謂大司憲柳希春曰此事誤定之後則爭之甚難不如固爭於初也乃率兩司伏閣以爲 王妃之喪自有定制今不可更有他議其議遂寢持平閔純上疏請於卒哭後依宋孝宗例以白衣冠視事論者以爲卒哭後玄冠烏帶載於五禮儀不可更變 上令二品以上獻議皆以爲五禮儀 祖宗朝所定行之已久非後王所可輕變公與栗谷先生建議曰喪禮之不古久矣因此幾會所當變通以從近古之禮左相朴公淳右相盧公守慎亦以爲然大司憲柳希春難之曰

當守 祖宗舊典且人君居喪與士大夫不同公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所謂不同者出於何傳記乎希春曰權德輿之言也公曰公讀書萬卷乃無所見而反從權德輿之言乎希春默然無以應於是公之議遂行因爲 國朝定制時卿大夫有識見者少徒守俗論見公之議多發愠言至有泣下者公不復顧藉輒引經傳以譬曉之必得歸正而後已識者以爲重而流俗則側目矣時有殺主獄左相朴公淳爲委官屍帳中不錄致命之由或錄以疾病致死難於指的乃請廣收廷議 上批曰屍帳不明斷獄無據乃

命釋之時淳以一隊領袖表裏潔白至誠憂國方爲
年少輩及流俗宰樞所忌嫉諫院 啓請推考以困
辱之大司諫許曄司諫金孝元力主其議公以大司
憲 啓曰許曄以屍親切親信聽屍親之言持論過
中至於請推大臣照以笞杖之律此又非矣時賢相
被劾而引入公論甚爲不平而年少輩皆孝元儕輩
欲自立已私以右孝元遂自玉堂論達公時曄之子
筭爲銓郎怒公揚其父之失出公爲平安監司識者
以筭爲輕薄無識慮栗谷爲副提學議於同僚以爲
公練達時務明習典故不可去朝上劄請留不從公

既出孝元之謗益甚其後鄭芝行爲大司諫論逆許
筭時平安一路饑饉之餘癘疫大熾死亡殆盡公百
般救療其醫藥之費賑救之資皆出於籌度經理夜
以繼日鬚髮盡白丁丑瓜滿爲工曹叅判大司諫
恭懿大妃薨禮官議定服制于大臣領議政權轍援
引宋高宗服元祐皇后孟氏之例定 主上服爲齊
衰杖暮公倡言曰 明廟承 仁廟之統 主上又
承 明廟之統當爲承重服服三年轍猶執迷不回
公力主三年之議而大臣朴淳等又是公議故事遂
行戊寅 上親政之日下教吏曹曰勿用矯激者專

取醇厚之人公曰 主上此教是矣然人君偏主此
意則柔佞者得醇厚之名剛直者受矯激之謗爲害
不測矣是時仕路溷濁貪官污吏接跡於朝公爲大
司憲謂曰若無別樣舉措難祛宿弊遂汰去數十人
皆大家子弟怨嫉者益多時 王子衆多而儲嗣未
定人皆憂之而不敢以爲言公入侍 經筵進言
王子已長不可無輔導之功乞擇經明行修之人以
爲師傅公非不知此言大觸諱惡而所關甚重故自
不能已也南彥經貽書于公曰此不須強執公抵其
書于地曰鄙夫誠不可與事君也時士類中分謂前

輩爲西謂後輩爲東一時進取者見東人甚盛咸皆
趨附之扼腕奮臂曰東是西非公雖號西人亦爲年
少輩所重故不能不稟承於公矣尹覲與金誠一同
作銓郎議論矛盾遂成嫌隙而覲之叔父斗壽根壽
皆在要津每爲扶西之論東人甚嫉之欲劾斗壽問
於公公止之曰當今士論橫潰不可以爲國務在鎮
定保合不可攻擊年少輩以此不快於公時務安縣
監全應禎以賂權貴被罪 朝廷方以貪贓爲戒而
東人欲乘其時擊去斗壽三父子而難其名矣一日
金誠一於 經席因論貪污 啓曰全應禎雖被贓

罪而厥後亦有載米行賂者貪風未易戢矣 上遽
問曰是何人誠一對曰瑯島郡守李銖也銖乃斗壽
姨弟其意欲曰此以及斗壽等也臺諫請鞫銖時許
曄以副提學方爲年少輩倡導劄論臺諫不効受者
之罪非直截之義臺諫始舉三尹父子名以爲受者
公爲大司諫受暇在外聞誠一等所爲甚不韙之曰
士類處輩當十分明白豈可以曖昧之事遽起大獄
乎年少輩處事不公不可與同事寧得罪於此輩而
退可也及至還朝乃 啓曰尹斗壽等或以學行或
以材器並被擢用久在銓曹臧否人物仇敵滿國今

其受賂虛實未可知安知非陰中者之所造言乎徐
待獄事之成治罪未晚而今乃以意徑先拈出三人
之名汎請治罪非公正之道士類進退所繫非輕也
於是年少輩羣起而吃勃指以爲亡國之言臺諫避
嫌而玉堂劾適公李山海爲大司諫於是兩司益肆
憤激大司憲朴大立持論尤勁掌令李潑袖出彈文
毛舉三尹家間隱隱不顧虛實醜詆無所不至自
上既以東人攻西爲不公而又疑公之黨西於是東
人出公爲全羅監司時瓮津縣令李信老有所贈遺
於判書尹鉉生負鄭汝忠偶言其事少輩誤認以鉉

爲現即 啓請鞫問信老以受者則無的指之人泛指朝貴而及於右相盧公守慎臺諫欲劾受者而以大臣故不敢發論者以爲東人名爲糾摘貪污而實欲罪三尹也不然則何故李銖之獄期於必成而李信老之獄鞫之不詳也少輩既病其言又恐獄事不成則反爲西人所中深文鉤問無所不至聞李銖之米接置于市人張世良家乃托他事捕繫因移禁府而又不可獨窮治銖獄故逮信老干證人鄭汝忠刑訊極其慘毒汝忠幾死物情尤不平皆曰今日東人之嚴法刻刑無異金安老云憲府不得已請放汝忠

而信老之獄終不成焉珍島邸吏舊嘗怨銖者揚言曰我若入獄則獄事卽成憲府聞之卽 啓囚其吏吏卽納招曰李銖載百石米接置于張世良家因分送于三尹家云而世良終不服矣 上以邸吏已服故乃從兩司 啓盡罷三尹公旣大忤東人人皆尤之公曰我旣失時輩之心時輩必不容我而我亦不忍爲其所用矣我之銘旌書以大司憲不亦可乎銖獄久不成世良受刑二十餘次而殆死或謂之曰汝罪不重若告以接置則免死矣何苦忍杖至此乎答曰我豈不知不服則死誣服則生乎但實無是事安

可自貪其生陷人於死地乎時銖及世良獄中訴冤之書皆不許 上聞判義禁鄭惟言語人曰世良罪輕之人乃刑二十餘次期以輸情此非法例我欲啓達而畏時議不敢耳且世良若非義士決是愚人 也何故爲李銖殺身乎 上疑銖獄不實問于三公將釋之三公亦畏時輩不敢對於是 上乃特命釋之政院爭之至四 上怒命罷入直承旨金宇宏宋應漑而盡適都承旨李山海等時 天怒大震闕中驚動明日兩司玉堂爭不能得三公亦力爲承旨言之而亦不從銖及世良乃得釋大司憲李拭執義洪

渾掌令鄭熙績因求言陳䟽醜詆公及松江無所不至至以爲邪黨蓋公及松江博學清修爲世所服故時輩尤忌之己卯謝病解湖南之任拜同知敦寧刑曹叅判庚辰禮曹叅判辛巳兼同知成均館事 國家有 宗系之誣久而未雪 皇上雖有修改會典之命而未蒙頒降輿情鬱抑栗谷慷慨語曰匹夫受誣尚能伸雪安有 國系污鱗而終不得洗者乎此由使价不得其人故也乃 啓曰主辱而死臣之職也使臣當以至誠感動 皇上事成則還不成則爲埋骨燕山之計然後可庶幾也請擇專對之才 上

允之朝廷以栗谷與公文章學識爲一代所推而栗
谷經學不可一日不在左右竟以公應命上特
使公自擇能文之士爲書狀質正而拜辭之日解
御衣衣之親執爵以勞其行實希世之異數也壬午
復命兼同知義禁府事以特進官入侍經筵猝
中風昇還于家上遣內使問疾賜虎皮竟以是
日卒實四月二十一日也享年止五十有七上特
命別賜棺槨粟谷於筵中啓曰金某之賢而不克
大用宜贈爵護其喪葬上曰何不早言之曰前
日疏中已達之矣校理金晬亦言之上嘉嘆不已

以護喪營葬問于大臣皆以爲可乃許之越六月十
六日葬于連山縣居正里允坐震向之原從先兆也
後十九年庚子以公爲宗系奉使有勞錄光國原
從功贈公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經筵義禁
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
館事世子左賓客公天稟超卓不拘小節容貌坦
率不事檢束言語豪放間以談諧而德量闊深恢然
有不可涯者與栗谷先生竒高峯大升爲道義交栗
谷嘗稱重晦學識該通德量恢弘可任經濟屢以言
于執政大臣而竟不能用識者恨之公雖不盡循下

學規範而能先立其大者其操履見識自有人不可
企及者臨事決疑率口發言動合古誼朝有大議論
雖老師宿儒必讓公莫能或之先平生不以家事經
心只守先業不增一口之籍數畝之庄常處朴陋之
室至於衣服飲食無少營爲案几什具一不收拾隨
所遇而安焉事親極其孝晚年奉侍偏親尤盡其愉
婉喪葬祭祀一以家禮爲法凡資用與兄弟共之無
所私視其子如已出姊氏與姊夫得心恙處事顛妄
且欲專家財多行乖戾之事公盡從其所欲竟得其
歡心焉幼時伯父庶尹公取而養之擬以爲後至于

二十餘年而公開陳義理曰禮爲人後者必以支子
國法亦然吾是吾家長子而出後則與嬰相之所擯
何異庶尹公感悟而聽之然依國典服喪三年以報
其養育之恩公於人雖小善必揚而稱之其過失則
必放過而不甚非之善善長而惡惡短公所與交並
第一名流皆以才俊自喜而獨公好賢下士若飢渴
苟有學行者則必與爲友誠心許與接引親賓門無
停客有識者服其義不肖者懷其惠聰明邁倫眼力
絕人看書人一行已過十行凡一經於目一過於耳
者終身不忘左傳列國事實人名地名最號繁絮難

記而公少時一閱至老瞭然自係我東以至天下之
廣山川道里城邑兵食之形勢名實與夫法令典故
人物顯晦無不羅列心膏人有來問其答如響至曰
此在某書幾卷幾板第幾行他人姓出族派亦皆存
識人或問之則曰某是某人之子孫某是某人之祖
先有人偶得 成廟朝官案歷指而問之則曰某是
文某是武某是才某是不才今其子孫有某某拈出
其中二人曰此則不知必是卑微之人以雜術偶升
堂上者也後驗之則果然矣按節嶺南時列邑所上
簿籍公一閱便了有營下典吏失一邑軍簿請符其

縣更上公命吏執筆口授其名盡厥數一不爽焉又
識見高明先處來物百不失一嘗曰某人執政則必
用某人大為 國家害又言某人之害雖深不若某
人之害為尤重人有疑之者公曰不多言過八九年
君必見之矣後皆如合符節戊辰年間忽嘆曰洪曇
為吏曹判書金判書殆哉所謂金判書即公從叔父
鎧也人問其故公曰洪與金判書極相親必引為大
憲為大憲則必斥士類而自敗矣金判書後果以大
憲白 上曰今日所謂士類幾為已卯矣舉朝驚駭
竟以臺論被門黜少與朴啓賢李俊民李遴談話於

沈氏先志卷八
十三
槐院諸公謂曰試言吾等之前程公笑曰君沃子修
爲兵曹判書而子修後於君沃矣君沃啓賢字子修
俊民字也又曰叔膺則與魚瑄之同矣叔膺李遴字
瑄之季瑄字也其後朴與李先後爲兵判魚與李皆
以守 陵官陞爲判書李心甚服之至老而言之不
已公與沈青陽義謙比屋情分甚厚沈乃 仁順王
后之弟也 明廟末年退黜權奸尹元衡李樛而乙
巳遺直之竄謫者無不召還使名流布列清議恢張
者皆義謙之力也金孝元爲後進儕輩所推義謙曾
見孝元爲舉子時交結元衡妾女婚過其銓郎之選

後孝元當路顯斥沈以戚里互相舐排東西之論始
此自戊寅以後沈甚孤危詆之者取顯仕救之者斥
不容如李山海最所相好者而匿其往還之迹反倒
戈以擊之公歎曰沈在朝行事別無罪過而有扶護
士林之功何可以人言而有間於平日乎待之如初
此雖於公爲末節而其不以榮辱動其心可見矣朴
思庵簡潔少許可而公沒後言及公必亟稱而歎之
曰重晦少與金重遠齊名重遠亦氣槩脫凡而重晦
則學識高邁處事明達實是當代第一人物而止於
斯寧不爲國深痛乎安判書李弘亦每追思公曰重

晦吾儕中超出人物也昔者遇事而問議焉則後未嘗有悔尹月汀根壽嘗言庚辰辛巳間栗谷欲以公更擬三司長官之望則柳相成龍止之曰姑徐可也未幾公下世矣又曰戊寅公爲大司憲洪可臣爲持平洪發論欲劾吏曹佐郎趙瑗公不能止將呈告適職李山海來見公力勸出仕李既去公謂人曰此人如老狐不知此後幾番捉了多少人也又曰丁丑戊寅間歷訪栗谷于花石亭栗谷謂余曰今也相位有闕時論皆歸于膺李真然必欲求真宰相則重晦其人也嗚呼栗谷真知己也哉夫人申氏籍平山高

麗壯節公崇謙之後已卯名臣叅贊諱瑛之女祖諱世卿社稷令 贈吏曹判書曾祖諱自繼典牲署主簿 贈戶曹叅判外祖禹錫圭丹陽望族夫人生于嘉靖癸巳卒于戊午享年二十六生一男一女男卽不肖孤長生蔭仕爲典簿女適鄭松江澈之男進士起溟側室生四男二女男長曰義孫次曰燕孫早死次曰慶孫次曰平孫女長適承旨尹澍之妾子敬男次爲承旨金尚容側室不肖娶僉知中樞府事曹大乾女生三男二女男長曰彥早夭次曰集進士次曰槃女長適宣傳官徐景霽次適叅奏韓德及妾子男

三人女一人皆幼鄭起溟生一男曰法二女長適注
書尹弘國餘幼嗚呼公以高才邃學弘量偉器宜居
廊廟陶鑄世道而位不滿德年又不永此豈但子孫
之私痛而已哉抑亦 國家斯文之不幸也哉公既
以大賢爲其知己而諸賢士大夫莫不歎惜公沒久
而不忘此足以不朽矣然納文壙中揭德神道而述
行以備史氏之採錄自中古以來未之有改也今將
僭爲家狀以請於作者而不肖孤識見蒙昧文才拙
陋不能形容德美之萬一攀號隕絕無所逮及謹第
錄如右昊天罔極嗚呼痛哉年月日不肖孤長生狀

叔父嘉善大夫行僉知中樞府事兼五衛將金

公行狀

世之言大家必以我金氏爲最蓋以系出於羅王歷
麗氏抵我 朝冠冕奕世邁千餘年益蕃也羅王之
一子預知宗國將亂自作庶人避地于光州後裔仍
籍焉大顯於麗代連八葉平章是吾先也我 朝都
觀察使諱若采著名當時寔生諱問官翰林而天
贈贊成贊成之配曰許氏 贈貞敬夫人大司憲諱
應之女以節行旌閭世德之基蓋厚矣高祖諱國光
左議政光山府院君策敵愾佐理兩勲曾祖諱克忸

大司諫

贈叅判光原君祖諱宗胤郡守

贈叅議

考諱錫庶尹庶尹初聘安東權氏奉事操之女無後再聘全義李氏都事敏中之女又無後以公嗣公即庶尹之弟 贈贊成諱鎬之二子 贈貞敬夫人

全義李氏出也生嘉靖辛丑諱殷輝字景晦自在孩提已有大人之志隣有殺人母者厚貨乞命其子恬然多少之公時勿人負而見之惡之曰賣母何忍索價爲其子慙悟而止公少聰敏出凡不勞而業日進稍長博觀書史早從秋巒鄭之雲知爲學之方計慮論議出人意表非特一才一藝而已戊午丁外憂辛

酉又服贊成喪畢累捷諸試文名曰振與先君子聯芳於一時先君子知公才器不常慮不爲世所容每戒交游曰輔仁之道固大矣朋輩中如我者亦不易得我二人切磋相益何必廣外交公亦不喜進取早廢舉業先君子不爲之勸曰吾兄弟皆以才名若接武登庸反爲不祥汝負才自拋亦人所不及處耳丙寅筮仕活人署別提丁卯換司圍署革科外之俸己巳贊成夫人棄養辛未制除拜水運判官乙亥例陞通禮院引儀司憲府監察未幾適丙子宗簿寺主簿所在皆舉職冬出監交河縣考常右諸邑時有山

陵役畿輔多事急遽難行者一埤委任於公公隨事
出奇應辦於談笑間人服其才辛巳罷還壬午春戶
曹佐郎取會收支之數目閱心惟遽謂筭吏曰某物
贏若干某物欠若干吏初不然之細筭而後無銖兩
謬乃前人所無也稱神明不敢欺既換工曹郎仍陞
刑曹正郎有疑獄公察其寃欲平反而為官長所執
自上釋之物情稱快夏臨陂縣令恩威并施豪猾
屏跡吏畏民懷戴之如父氓有罪斃子將詣府訟公
父老止之曰汝父死罪也吾令去一縣將失父奈何
子終不敢焉平獄訟伸寃枉舉廢墜廣儲畜初年倉

粟僅萬末年踰十萬政成化行一境晏然特賜表
裏以獎丁亥海寇犯鹿島公提兵赴之賊已退矣初
方伯興師忘運餉列邑皆不繼獨公所領無乏大軍
既集而無見糧將自潰公危之曰賊退而軍無食不
罷懼有患方伯悟而從之一方賴無事羣山倉方春
未漕公慮因亂有變亦申方伯急遣兵守之方伯但
勉從而殊無意俄有旨寔符公言公智圓慮長臨
機應變率如是人稱其有將才公亦不多讓秩滿陞
清道郡守嶺俗推豪勢者擅掌役民不使守宰知或
欲按驗文簿則造言以撓之為習久公至即閱之豪

家全漏矣杖其主張者一追役之越三年己丑遭內
艱辛卯服闋壬辰春中和郡守前後凡數十擬而始
授之又有議差文臣竟不赴蓋由左腹之說也夏島
夷入寇所向皆不守 乘輿西遷光海爲儲亦從公
謂家人曰事急矣 主上播越 朝令不通南方三
路恐不爲我有我當陳於 行在奉儲位浮海而下
南路之民知君父所在必無異心然我觀時運已無
可爲陳力王事死且無憾卽追 車駕未及而返慨
歎不已避竄於山峽間聞光海駐伊川卽往陳時弊
數條其一請親接士民收拾人心大臣以爲危亂之

時當深居不輕出而竟從公言始接軍民衆情洽然
光海御縣之東軒 廟社主權安於正廳百官朝賀
皆於其庭而柳自新以嬪父敢居西軒公以擬王商
借殿曰漸不可長柳錯愕避處朝綱稍肅宗室軍民
咸歎 朝廷有人至願見面而士大夫常所來往者
絕不相訪或值於稠中皆嘿然多自異者武將李鎰
爲公懼極陳公之忠直沈忠謙又繼之冀以感悟一
日光海謂左右曰欲賞金某若何而稱沈忠謙對曰
嘉納而施於事是賞賞何加於斯除翊衛公謂同僚
自此縻於官不可家爲我乍往處置耳是夜賊騎犯

沙溪先生遺稿卷一
十一
境光海促駕而行公聞卽馳還則道塞不能追士女
多陷殆無保全者公見幾多方善避人曰神人也不
可失從之者無慮數百公謂各執己見致誤幾會則
多人皆魚肉矣諸君但依吾言否者不可從齊應曰
唯命乃指揮獲全屢穿賊陣得達湖西舊鄉召募義
旅體察使鄭松江澈素知公才 啓請下送者數矣
見公喜卽授從事專掌機宜癸巳下湖南路點兵湖
南本土馬之府庫而自龍仁奔潰之後州縣皆擁兵
自衛無死長意公任諉抽奪怨疾者起矣乃簡率精
銳兼將義兵軍容整肅號令嚴明進陣水原禿城期

死戰未久鄭公遶柳相成龍代之習聞吹毛者說拘
公旋釋之冬改貢案咸薦公為首除戶曹正郎而知
言不行不肯出判書強之公曰被薦而來非從前祿
仕之比不宐輕就徒隨行逐隊爾即棄歸俄拜丹陽
郡守宗親府典簿并不仕甲午溫陽郡守蘓殘祛弊
歲纔周適丁酉通禮院相禮清風郡守戊戌廣州牧
使加平郡守皆儻來而病辭者也己亥天安郡守壬
寅投紱還鄉丙午老職陞嘉善階副護軍戊申兼五
衛將尋拜僉知肅謝而還庚戌行號牌法公色憂曰
此係存亡卽上疏陳弊且斥時宰之糊塗取容者聚

歛固寵者羣謗並興光海嘗於經席訪號牌使否相
臣有言金某亦上章言不可此臣素稱有遠慮者也
已而罷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寢疾終于家年七十有
一越明年某月某甲葬于連山縣居正里亥坐巳向
之原從先兆也公天稟開豁見識明達容儀任真不
事拘檢語言英敏間以諧謔而才德器量卓然有不
可及者嘗與先君子論古今人才曰昔人十行俱下
而世謂兄亦然抑豈有十行俱下而文義相續之理
弟亦敏於看閱人繞一行而能了十行文義兄之俱
下亦豈非如是也歟劉穆之之四用弟則以為不然

人見弟之才捷亦指謂並用雖或并舉而各聽於心
豈可謂並用乎推此則穆之亦不過敏捷過人耳先
君子甚然之又曰方今貢案不均如用我可以釐正
先君子許之曰然汝可優為徐益號有才欲試公眼
力遠豎冊子使之看過而較其濶狹益僅屋六七間
公則十四五間而了了不爽其在臨邑病廢衙久牒
訴填街座客曰民其須矣久聞公才今日試使我得
見可乎諸客各執役或墨或印或出納文牘公目擊
手題須臾掃盡諸執役者忙遑未及措皆驚曰古亦
罕比不知劉穆之如何爾將瓜蒞民已具遺愛石公

則擊碎之後竟豎代公者或誤訟民跪於碑布狀泣
訴之洎佐體幕行縣男女鰥老擁馬首觀曰吾守老
矣相與歎惜臨人經亂失業思公益甚欲納軍餉冀
得再葺而終不諧鄭賊汝立盜名當世公夙惡之累
見邀不應完尹沈公義謙憂曰何絕之已甚耶待小
人不可惡公乃往焉汝立方賣粟谷先生欲公附已
或抑或贊以誘之公怒起還沈色之驚問故公曰無
異也吾之初不往者自知吾性之不容凶邪也汝立
又卜居于臨公逐之因其來而使人譏困之汝立大
惡中道而返後果爲逆自餘在人事謂後當如何者

無一差忒粟谷先生常語人曰可與共國事者金某
其人也及秉銓與成牛溪渾議薦用將入臺憲居無
何粟谷捐館牛溪去朝竟不果居家事父母極其怡
愉友愛兄弟出於至誠及其所生子女皆視同己出
一弟窮甚常加保護衣食與共至率其家眷於任所
饋奉甚備寧被濫率之彈而不少避後為邑亦不懈
姊有心恙乖戾於同氣間公積誠意譬曉姊乃感悟
曰兄弟之道當如是也因自悔責泣下復如初妻妾
羣居尊卑有序夫夫婦婦人無間言家庭之內和氣
藹如也厚於宗族信於朋友見人有急盡心力救濟

不計其他宋龜峯翼弼故舊也闔門遘禍無所於歸
公出死力相顧館之餘十年久而不衰人皆難之公
配淑夫人崔氏海州望族高麗侍中冲之後也高祖
諱某某官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守仁兵
使夫人貞靜有閨法配君子無違德訓子女得母道
甚主饋五十年享祀極其誠敬公之能家賴其治也
生卒皆先公一年祔葬一原無子以公弟司議立輝
之仲子善生為後女曰姜燦監司次宋爾昌郡守側
室子伯生命生甲生女宋胤昌善生子梁燦女尹材
姜燦子遠期早夭次碩期副提學女洗馬韓信及宋

爾昌子浚吉進士伯生子燦桌鼻餘幼命生甲生皆
有子女幼宋胤昌子興吉餘幼姜遠期無後取碩期
次子文明嗣碩期子文星副率次文明文斗文璧文
井女鄭泰齊次今為 王世子嬪餘幼宋浚吉子女
皆幼嗚呼夫天授人以才智豈欲使自有餘而已其
生才智也不數則固若有意而其遇於世也亦不數
者是孰使之然哉若我公全才則宜若有為而陸沉
迤邐上下莫我知使如許利器祗試於雞割豈但公
之不幸也歟然內外諸孫承繼不絕副學與進士皆
能迺續前光成我宅相天之施報其亦在是也歟長

生忝在諸子後只採耳目所睹記不敢侈一言以俟
後之君子云謹狀

通訓大夫行榮川郡守宋公行狀

惟宋氏出於恩津襲聞承宗繼繼綿綿鼻祖諱大原
高麗判事三世至明誼官司憲執端善鄭圃隱諸賢
世號名人聘叅判黃粹女懷德望族也子孫因家於
懷入我朝有諱愉隱德不仕號雙清堂生諱繼祀
司憲持平寔公五代祖也高祖諱遙年軍資正曾祖
諱汝楫祖諱世英考諱應瑞林川郡守階通政妣廣
州李氏兵曹判書正獻公潤慶之女祖曰守貞修撰

贈領議政曾祖曰世佐判中樞 贈右議政嘉靖辛

酉九月生公諱爾昌字福汝五歲而喪所恃長受業
辛白麓及先君子又學於宋龜峯因從遊於栗谷李
先生之門所與交皆當世間人癸未偕諸生直李先
生之誣庚寅中司馬庚子筮仕連源察訪擿奉使之
濫騎汰進供逆馬之假托剝數者抵罪蘓殘祛弊為
多辛丑換景陽癸卯遷繕工直長丙午陞主典獄簿
轉司憲府監察所在皆舉職丁未出監鎮安縣戊申
丁外憂式禮無愆庚戌外除夏司贍寺主簿冬新寧
縣監時廢朝構殺國舅金悌男羅織大獄公之庶妹

沙溪先生遺稿卷八
二十四
婚亦與焉公坐此罷官即癸丑年也於是卷歸于懷
營挹灝亭望辰居遨遊其間餘十年癸亥今上之
反正也卽授文義縣令陳章蠲積年逋欠一境蒙惠
甲子病瘳乙丑軍資判官丙寅榮川郡守頗有聲稱
未幾忤監司罷號牌廳以未竣事 啓請杖還公以
為受罰還任有壞廉耻之防非 國家所以待士夫
終不肯乃有削奪之 命丁卯還職牒五月寢疾終
于家公病不易常櫛漱不廢接應不倦臨終命子弟
易寢東首扶坐正冠怡然而逝死生之際人所易亂
而無異治日人皆難之得年六十七用其年八月丁

酉葬公州儒城縣沙寒里五道山乾坐巽向之原從
先兆也公天稟敦厚言語慎默醇然信義人也少往
來先生長者間有薰陶漸染之益雖不刻意力學而
其所踐履有足聽聞者事親極其孝敬喪祭悉從禮
制巫覡妖淫之類使不得接跡於家內世俗紛華之
習一切謝去蓋自林川公家法然也居常早起束帶
居外不與婦人混處教子弟有方友愛弟妹撫諸姪
如已出好善疾惡勇於為義待人以誠信於朋友尤
厚於宗戚里閭之間戶外之屨常滿而必有酒食恆
窮好施不問家有亡亡友之子窮無歸者至收而育

沙溪先生遺稿卷八
三十五
之身沒之日家無礪石焉居鄉未嘗有非義之事賦
役必先於小民以身率倡務糾正鄉風前後守宰莫
不歎服鄉人無善惡皆敬憚之當官盡職吏畏民懷
修舉廢墜不為姑息之計官具帑箴拭目而改觀若
聽訟折獄必緩律而質券不撓於權貴又未曾飾外
矯情取悅於人在官雖無赫赫聲去必見思平生以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為心擇田宅奴婢之便好
少壯者分與弟妹自取瘦薄者曰吾則此足為生癸
丑之禍事將不測觀察使素相好者亦連緣其獄謀
自脫歸之於公牒公來將拘而誥功也公曰死生有

命豈容人力遂馳往則邸吏來報獄畢觀察未售其
計默然但謂公曰獄畢矣後嗾人竟搆公而因緣得
占華秩公聞亦一哂而已公配令人心金氏光州世家
考僉知諱殷輝祖庶尹諱錫曾祖贈叅議諱宗胤
令人淑質天成甚飭婦道事舅以誠配君子無違德
饋食必豐潔祭祀必誠敬治家有法待婢僕以恩隣
里皆取法焉後公四年生先公六年沒生三男浚吉
甲子司馬娶大司憲鄭經世女生一男一女皆幼嗚
呼以公生質之美才行之卓誰之不如乃止於斯耶
學不必祿餼在于耕君子修在我者外物何與於已

也尚賴胤子之賢克守家業繼續其美勸行不已天
其或者歸社於後而彰公不食之報歟公之於某不
但姻戚之好同居四十年道義相許視余猶兄則知
公之深莫余若也茲據其平昔之所聞見者爲之狀
謹狀

沙溪先生遺稿卷八

沙溪先生遺稿卷九

筵席 問對

癸亥五月日引見時 上曰上來後所當即見而國
家有祭祀未即引對有異當初至誠待之之意也金
某曰小臣耳聾未能細承 天語又曰小臣遠在外
地年今七十有六雖常時供職之人猶宜致仕況臣
田野之人適當重任決難堪當且憲府非養病之地
也 上曰曾在閭邸時聞學業高明茂有宿德常願
一見乃於今日得見何幸何幸某曰 聖恩重疊屢
有眷注之寵久欲辭退而不敢便決者此也常欲於

榻前乞退故今敢言之耳 上曰如有疾病則不須
逐日供仕間日而仕可也某曰憲府之任決非老臣
所可堪當 上曰此職予猶以為不稱德反有是辭
耶某曰小臣牙齒盡落且耳聾不能以言語 啓達
略有所錄乞呈 覽奏劄見卷二 此外未盡之言當出外
陳 啓也某又曰 私廟事自有 朝廷與主掌該
官固非小臣所可僭越容議而身居法憲之地故敢
盡所懷矣 上曰所懷之言甚好而既定之故不得
從深為未安 上覽劄辭曰此錄亦已盡覽矣此外
如有所欲陳者言之某曰今番反正之舉扶綱常安

社稷千古所無之盛舉也金塗李貴崔鳴吉張維皆
臣素親者故曾有私書矣而至於上煩 天覽云極
為惶悚臣之所懷盖在此矣 殿下於日後若有所
未盡者則恐有後世之議也 上曰予才德蔑如日
前亦多有所闕已後事有未暇言者矣某曰聞時講
論語云臣意則大學最切 聖學願畢講論語後即
講大學 上曰方無講大學衍義何異講大學也某
曰大學衍義比大學則似不切近與大學有異也
上曰曾亦有如是言之者自當次第為之某曰朴知
誠朱子書請講之言進曰朱子書汗漫似不及經書

小臣之意則帝王之學雖與凡人異然其先後次第則未嘗不同凡為學必以小學為先蓋小學甚切於人倫日用綱領甚好人君亦宜講服而心經近思錄亦當次第進講矣又曰 即位之初 命除田布人心歡喜今聞有還收之令中外民情頗為缺望矣上曰前則命除久遠未收者矣旋聞監軍出來之報故只使輸納其已收者矣某曰或有未收處此似不均且民以失信為怨矣 上曰此布盡除之可也而若還給其已收者又因監軍更收之則尤為撓民故欲姑留已收者用於監軍其後則更不收矣某因閔

聖徵節儉之言 啓曰節儉須自 上先行然後臣民效之矣 上曰上若節儉則下自效矣某曰為學之本先主於敬不愧屋漏工夫最緊要也 上曰非但學問也若無敬則心不專一何事可做某曰須堅立 聖志期法三代又因朴知誠正士習之言 啓曰禮義廉耻是為四維四維正則士習正矣又曰小臣得為言官出入 筵中榮幸極矣而八十之年病且聾聵決難堪當近日詣 闕時左右市人目送之臣竊意市人之心必曰此八十老人有何所為而亦來也云爾臣每一念來不覺愧慙 上曰豈其然乎

沙溪先生遺稿卷九
三
有何愧焉雖有疾病調理行公且依予言間日而仕可也國政不須以言語酬酢聾亦何傷以書相通可也 上傳于入侍承旨曰此人等夏衣之具覓送事言于該曹

○癸亥六月二十日晝講入侍金某曰小臣所帶司業及 元子輔導之任決不敢當故前日陳疏矣非徒老病難堪且非常之職必須非常之人可以堪當小臣則決非其人矣不敢以非常之人自處也以此司業之除已久而未敢肅拜矣今日有召 命不敢退在故冒昧肅拜而非敢有行公之意矣 上曰此

非逐日所供之職也某曰臣所授是別設之官故不敢行公若小臣幸登科第則或可供仕於司藝直講之間也 上曰勿辭行公某曰 元子教誨則可以隨叅司業則臣無學識何等儒生學於小臣乎若有就臣而問之者可以酬酢矣 上曰近來士習與前有異須長者爲此任多士可以觀感矣某曰 即位一二月間人心翕然今則人心失望矣 上曰緣何致然某曰生民之休戚係於守令守令宜盡擇送而近日所送或有不稱其職者矣又曰今日人才可用之人皆萃於 朝廷而 朝廷無隨才權衡之人矣

至於吏判申欽自 上不為委任故無擔當 國事
之意矣申欽前進曰金某於小臣一家之人不知臣
之力量如是 啓達臣識見短淺不能堪任也金某
曰 朝廷方議號牌非偶然計而號牌雖行宜於數
年後為之以今未定之人心猝然為此臣未知其可
也人心必亂矣 上曰予亦非不知之而若不為號
牌則無以充軍額故出於不得已也某曰問閭之人
皆言宮掖不嚴其所以然則臣不敢知而廢朝之事
今日所當戒也 上曰雜人出入之說乎金某曰雜
人出入之說亦有之沈詒曰此必曰問 安婢出入

之事而言也凡用其人而不用其言則不可謂之用
人金某所言自 上體念宜當 上曰言于兵曹禁
斷

○癸亥八月十日晝講入侍金某進曰侍臣俯伏非
古禮 祖宗朝亦不如是中間因謬習而然也豈可
以俯伏為敬謹也小臣當初入侍必欲見 天顏累
次仰見心深未安然而臣子之仰見 天顏是非不
恭之事也臣之父亦宰相也故得聞故事且臣師事
李珣嘗問之曰 經筵官俯伏不得見 天顏乎李
珣曰何為其然也吾則言事時仰見 天顏云今時

則不然矣且君臣必須顏面無阻然後情義相孚也上曰起坐言事如有所懷盡陳之某曰臣少與鄭澈相善且其子為臣妹夫故臣熟知其人澈實忠清孝友之人也以己丑獄事得罪甚重而然其時治獄實無大段所失而只以見忤時人以致此也殿
下即位以後如柳永慶洪汝諄等亦皆復職而獨鄭澈李海壽等尚未蒙恩似為冤抑而於朝廷事體亦為欠闕矣上曰後當從容處之某曰何時處之乎如柳永慶其為逆則臣未之知也其濁亂朝廷則甚矣如此者先蒙追典而獨於鄭澈未也如此

等待則恐無其時也又曰臣四月自鄉入京其時士大夫之心頗似純完近日則不如前矣上曰頃者年少輩處事乖當以致如此耳某曰今日可用之人皆會于朝而但無領袖主張之人人各自以己心為心國事不可為也夫君子當朝必有領袖小人當朝亦有領袖今無領袖之人何以為國乎又曰小臣筋力不至大敗故猶得以趨蹌隨班矣然年深病重耳聾尤劇貪戀官爵亦自有苟且之嫌况人之見之者以為如何且教誨元子時時有問難處而聾不能酬酢尤為未安矣上曰小兒有何論難之事乎

如或有之則在傍小宦可以傳語矣某曰近欲乞骸
歸死鄉家 上不許某曰願得受由下鄉矣 上曰
下鄉欲行祭乎某曰墓祭時祭不得行久矣欲往行
之某又曰凡事當均一爲之俞伯曾趙廷虎所坐一
事而伯曾則叙用廷虎尚在罷職中事不均平也
上曰廷虎則問東答西與伯曾不同矣某曰又有一
事未安凡籍沒之法其身伏誅然後沒入其家財矣
今朴自疑則其身尚存而籍沒其家財非常規也自
疑雖承宗之子廢 大妃時渠乃立異而猶且得罪
似爲過矣 上曰如是故貸之矣某曰臣之友金權

善良人也廢 大妃時立異竄死 朝廷錄用其子
孫宜矣但其子方在喪中故其孫垆爲別坐而頃日
來言不欲出仕云臣問之則答曰家有兄塏而吾先
得職故心甚未安矣臣曰汝雖不仕而汝兄未必代
汝得官汝父母之心能不落莫乎 朝廷以汝祖父
之蔭必將復官汝兄矣 上曰金塏亦令吏曹相當
職除授可也某曰今日聞之請罪朴東亮者以他人
之名代呈其疏極爲不羨朴東亮有罪無罪間渠自
爲上疏則猶爲可也而代呈之此習可惡也 上曰
如是故囚禁欲治之也

○甲子二月十六日 大駕在公州 引見金某進
曰亂賊何代無之而豈有如今日者乎此後 國事
尤可慮也民心不可不急收拾 宗廟祭享及
御膳之物以至別進上朔進上並皆減除以紓民力
可也 上曰還都後限三四年進上當減除矣某曰
國用匱竭百官頒祿以散料給之亦當矣 上曰所
居連山家去此幾許里某曰去此二息也 上曰隨
駕上京教誨元子可也某曰自此落後似爲未安欲
依 聖教而但老病不可久留矣某又曰當今民之
徭役比於廢朝僅十分之二三然廢朝剝割之餘民

力已盡加以去年凶荒民益困急宣惠廳八斗米不
至太多而但與貢稅米一時徵納故民益不能支多
所怨望矣臣目見其弊去年秋有所疏陳矣今者有
逆賊之變公州近處七八邑儒生欲起義兵請臣爲
將臣曰八十老人何敢當此然 大駕南遷則不可
晏然在家當迎于天安稷山之間矣其時同行可也
即通文八邑今十三日約會于公州地岬寺矣儒生
則多有來會者而小民則或出不遜之語民心怨上
大可懼也朴知識曰土賊之變可慮也金某曰朴知
誠之言亦是也未知逆賊復起於何處也承旨權盡

已曰還都當在二十三日乃敗日也何如 上曰何
關也朴知誠曰當聚陰陽之人而問之金某曰此不
當上達之事人主當修人事而已陰陽之說何足信
也某又曰國用雖曰乏絕前秋所捧宣惠廳米四斗
若節用則尚可以支用矣春等四斗米未可減之乎
宣惠廳進上定價不能詳定乾鮒魚一尾本價布半
疋而今以米五升折定故民皆以其財添補貿納大
凡定價皆不均一如此矣 宗廟祭用天鵝之價至
於布二三同 宗廟祭豈必用天鵝乎 上曰天鵝
則已除代用他物矣金某曰自 上來臨此地此地

儒生可用之人令吏曹擇而用之可也承旨權盡已
曰庭試時此處儒生不得及第似爲欠也 上曰然
昨日有爲次上之人公州人乎盡已曰乃公州人也
上曰特賜及第可也

○甲子三月十八日 上自公州還都始開 經筵
引見金某使之參講 上讀論語南人有言章其註
曰巫醫雖賤役尤不可以無恒某曰此尤字臣以爲
尤字之誤也尤古猶字也尤尤字相似故因而訛舛
也以尤作尤處見於詩書中庸或問易學啓蒙等者
非一啓蒙則先儒李滉改作尤字也以文勢看之若

以爲无字則其意盖曰聖人之道尚不可以無恒而至於巫醫則无不可以無恒之意也其爲害理大矣上不答左右亦無辨之者李貴曰當初有賊魁斬來則論賞之 命而今臺諫反請罪竒益獻李守白等失信大矣雖臺諫之言不可聽也金某曰李貴之言偏重然近日臺諫論此事今日請罷職明日請奪告身又明日請寬謫無有定見是皆自 上不聽臺諫之言相持不決故有此紛紜矣時將有赦令 上謂判義禁李廷龜曰罪人等速爲抄 啓廷龜曰無文書不即書 啓今則已爲磨鍊書之矣李貴曰罪人

盡數放釋宜當金某曰何可盡放乎重罪量移輕者全釋可也如廢朝時後宮及宮女則盡數放釋使之還家可也彼婦人有何罪也有權淑儀方定配連山艱苦可矜矣李貴曰罪人竄謫於國脉有傷也金某曰以其罪罪之於國脉有何所傷乎李貴曰今者都城人心極擾都人大半出去道路絡繹逆賊朝夕當發而李廷龜鄭經世金某皆不言善處之道並不忠也廷龜經世並有所云云李貴曰有大不忠有小不忠此則小不忠也金某則耳聾不能聞故不能辨也金某曰當今苦役莫甚於漕軍非徒渠之一身不能

保全至於一族切隣亦被其害流離失所見之慘惻
臣以爲海邑則賃私船直上納山郡則作木上納其
餘牙山倉輸納十一官亦令賃私船直上納則可無
漕軍之弊矣自十餘年前海運判官累不得其人初
運則漕卒盡數乘船而再運則米船不多故漕軍太
半無所用則判官私捧米石於此輩多至累百石盡
爲私用極爲無謂也今當別立科條今年所餘漕卒
明年使之乘船輪迴遶番則其役可歇矣

○甲子十月十一日引見是日講孟子滕文公至事
齊乎事楚乎金某曰滕以小國間於強國之間雖欲

行王政不能自由也今時則自 上欲行王政則莫
之能禦何所憚而不爲也 上不答某因應教李潤
兩所 啓進曰小臣前爲守令雖無大段犯罪之事
而暗行御史在道內則心有所忌憚也今頻數送之
則守令不得恣意矣某又曰今田結落漏者頗多民
間徭役不均若量田則徭役均一矣民心亦願之矣
李潤兩曰慶尚道人心亦然矣金某又曰小臣居鄉
見之以鄉大同徭役之重民多怨之不可行也李時
發新自兩湖而來必知之矣李時發曰民果怨之清
州之民欲以木匹上納云矣金某曰清州船路稍遠

故然矣然臣之意以木匹納之則民尤不能支何也
民間木一匹之價米十斗而全羅道則多至十二三
斗而今 朝廷所定則只五斗以此為準則民必困
矣時發曰然大同則不可革罷也金某曰臣意以爲
此本爲民而設而今民怨如此則罷之似可也且臣
聞公州清州等大邑田結落漏極多云矣

○丁卯三月初八日號召使金某詣江華 行在所
十三日拜辭 上引見教曰卿以老病之人當此危
亂之時盡心國事予甚嘉悅金某曰國事至此罔極
罔極臣以八十老病之人非所堪任而此時不敢言

病然老且才踈徒爲奔走而已第未知此後國事如
何也今者賊勢稍緩乞解職名歸死鄉里 上曰賊
兵尚在境內卿仍爲帶職而歸脫有緩急則所管之
事終始盡心可也金某曰臣本病聾近則尤甚以此
爲悶矣又曰當初臣扈侍 東宮自公州往全州則
東宮資質英發人心無不喜悅矣 上曰今番變亂
時其處人心如何某曰全羅道則未能詳知而本道
多有士夫故不至甚惡唯內浦及清州則人心不羨
向日義兵時多發不遜語又頻投匿名書臣十分開
諭則僅若干人聚會而旋即散去矣 上曰不知何

故如此耶某曰今番和事雖出於爲宗社生靈之計而其間斥和之議不可無也其言雖或過激不可不優容矣上曰其議則甚是而或有不近之說至以降字加之如此之言極非矣至於斥和之議則何敢非之乎某曰尹煌之言誠爲過激而亦不可摧折矣且尹煌與臣年歲雖不敵渠是成渾之婿姜碩期是臣之族親且受學於臣故此兩人者臣皆熟知決非不善之人也大抵自前言者或被罷斥或有補外者此甚未安其言不是則自上不用之而已至於罪之則日後誰肯有進言者乎又曰臣在鄉時竊聞

自 上欲減進上之數矣今聞已令減半云此事甚善但供上紙前時則列邑擣造封上矣倭變後以擣造之難皆給價買納其弊不貲矣今若以大狀紙代之則民可蒙惠矣上曰朔紙自癸亥以後已爲減之而復設之後只以狀紙代之唯於大妃殿依前供上矣某又進曰頃在全州時一日有虛警賊已渡臨津臣聞東宮欲於明日移住南原臣往見體臣曰吾將欲請對陳白其不可體臣曰非有明日移住之意只令全州府尹整齊人馬而已臣曰今若移住則兩湖人心決難收拾體臣曰世子不待人言而

沙溪先生遺稿卷九
已定不移之意矣臣曰聞 世子言若移向南邊則
去 行在所尤遠故心有所不忍云云耳又曰臣受
命時所爲之事多有未及狀 啓者今欲陳達而聾
甚未能焉臣之老病如此賊勢亦稍緩更乞適職名
上曰更觀賊勢而辭免未晚今姑仍帶職名而歸可
也某曰從前入侍 經筵時 講畢後有所論難則
殿下一切噤嘿下情不通今番入侍則 酬酢如響
羣臣莫不欽仰矣又曰此賊難保其遽爲撤歸設或
撤歸必當更來而我兵素不操鍊無可恃者此甚可
慮矣 上謂都承旨洪瑞鳳曰金長生以老病之人

爲國事上來言于該曹給送衣資仍 賜豹皮

沙溪先生遺稿卷九

沙溪先生遺稿卷十

語錄

宋時烈錄

問大學經一章一則曰致知在格物此則格致只是一事一則曰物格而後知至此則又是兩件事願聞其所以異曰格物時知自然至非是格物而又致知故曰致知在格物至於收功時則必須物之理盡然後其知乃至不得無先後之序故曰物格而後知至先看字後看而後字則其意曉然矣

問物格之說退溪之釋雖多而終未釋然曰然鄭景

任經學精明而於此見亦不透乃曰格物如請客物
格猶客來如此則物之理本在彼待人格之然後來
到吾心也豈不謬哉惟粟谷之說通透灑落蓋曰物
格者物理盡明而無有餘蘊是物理至於極處也是
主物而言也知至者物之理盡明而無餘然後吾之
知亦隨而至於極處矣是主知而言也此乃一本於
朱子說也曰何以言本於朱子說也曰章句於補亡
章曰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此以物而言也又
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以知而言也或問
曰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

隨所詣而無不盡矣

濂溪灑落由於見識洞徹膏中無一點物欲故自然
如此此非積累何以與此故朱門人有云使膏中灑
落朱子非之曰此非強使之者也

濂溪買賣細事亦記於全書當時人質實可知

若無朱子則堯舜周孔之道晦矣雖二程其所釋經
傳多有可疑處又有難從處粟谷常曰余幸生朱子
後學問庶幾不差矣

朱子綱目有一處可疑漢明帝致佛法於中國以亂
聖道此何等大事而不為特書只於目中略略言之

吾則每以為此闕文也

綱目是朱子大事業實秦漢以後之春秋也然綱則是朱子所自修者雖游夏不能與也目則使門人節錄者故多有未善處

綱目特誅楊雄荀彧宋齊丘等而特崇獎節義之臣蓋所謂春秋因亂而作者其所感者深矣周室東遷而孔子生宋氏南渡而朱子生春秋綱目皆是一治也

朱子論衛輒事義理極精微學不至聖處則不能及此蓋說到至變處以示可與權之義而又折轉到至

正處以垂權經大訓於天下後世此非命世亞聖之

才而何又曰趙汝愚所處寧宗事略如衛輒賢而衛

人不聽其逃之義

論衛輒事見大全答范伯崇書

無極而太極常以為世人不甚曉解而惟栗谷之釋最為分明栗谷常曰雖無其極而實有太煞之極云爾

退溪理氣之論終有未透處若聞栗谷之言則必相契合矣

嘗聞栗谷先生之言曰情是不知不覺自發出來不教由自家惟平日涵養之功至則其發出者自無邪

沙溪先生遺稿卷一
三
枉矣意則是情之發出後曰緣計較者志則是指一處一直趨向者意陰而志陽也然則性情統於心而志意又統於情者也

栗谷曰點掇本註猶言拈掇沾綴拈掇以手指取物而排置之意也沾綴以水滴瀝於地面之意也如明道言雄雉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其下即曰思之功也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其下即曰歸于正也此以己意問問下語於本文之中之意也

栗谷曰許魯齋之仕元人多訾之然此乃失身非失節也蓋魯齋雖不當仕元本為生長於北方非如宋室遺民之類故耳

余嘗與金清風權同在栗谷門下清風為請其祖金大成碑文栗谷不答清風憮然而退私於余曰欲請不許之由於先生而嚴不敢焉君須待間請問也余如其說則答曰其處死之義甚未安故不許矣余以是言於清風後竟不敢復請云

嘗問於栗谷曰先生於事為無所不通將帥之任亦可當否栗谷曰若自任將兵之事則吾亦未敢自信亦可為將帥之師矣

嘗問於栗谷曰先生擔當國事如到極難處則將如何栗谷曰繼之以死而已學問亦然成不成姑置不論當鞠躬盡瘁斃而後已可也

嘗問於栗谷曰先生在楓岳時未嘗變形乎栗谷笑曰既已入山雖不變形何益於其心之陷溺乎此事不須問也

栗谷入山時自號義庵志乎集義以養浩之義也

余嘗從容謂宋龜峯丈席不必干與時事以取禍害龜峯不能用栗谷秉銓時龜峯列書若干人以薦栗谷粘之窓間余往見而大驚請去之栗谷曰此何妨

泛論人才是伊川之所不辭也

栗谷與人言不間親疎必豁然無所礙阻傾倒無餘而止可見其德量之宏大而其見陷於小人者亦以此也

韓文公所謂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閭奧而不見畛域明白純粹光輝日新者此實善形容有道者氣象考之今古則惟栗谷可以當此矣

吾於栗谷心悅誠服常以爲不可尚已而於牛溪不能無差殊觀故牛溪門下人頗不能平也其後往來熟習見其氣貌聽其議論然後知栗谷之以爲道義

交有以也

栗谷答人疑問略不思量應聲輒對而皆中理致矣
栗谷之喪余方守先考制依黃勉齋服晦菴之制具
巾帶往隨栗谷之喪時時輩在政席以此爲不謹執
喪防塞王子師傅望有一人曰昔曾子當喪而往吊
子張曰我吊也歟哉於朋友尚且如此況於師乎是
非塞之也乃通之也然塞者力故終不擬焉

退溪云七情氣發而理乘之四端理發而氣隨之退
溪之病專在於理發二字矣蓋理是無情意造作之
物寧有先氣而動之理乎大槩原其本初而言則有

理而後有氣然理在氣中元不相離故其流行之時
氣常用事而理則隨之而流行矣故朱子釋中庸天
命之性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
亦賦焉又釋太極圖妙合而凝曰太極二五本混融
而無間此言理在氣中也其曰疑者氣聚而成形也
者正庸註氣以成形也然則理之乘氣而氣不隨理
者豈不較然乎理氣二字知之難而言之尤難徒知
理在氣中而不知理自理氣自氣則有理氣一物之
病徒知理之自爲一物而不知與氣元不相離則有
懸空獨立之誤須知一而二二而一然後可無弊也

此說最起言

栗谷於理氣說通透灑落橫說豎說根節分明雖如我之鈍根者無不曉然矣

語類曰七情氣之發四端理之發退溪之一生所主在此故有理發氣隨之說栗谷以為四端固亦隨氣而發然不為氣所揜而直遂者故謂之理之發七情固亦理乘之然或不免為氣所揜故謂之氣之發似當活看也然七情中亦有主理而言者舜之喜文王之怒非理而何四端中亦有主氣而言者朱子所謂四端之不中節者是也

先生嘗於夜裏呼之曰爾知心性情意等字乎對曰只於註說朦朧看過豈得分明識破乎曰心如器性如器中之水情如水之瀉出者貯此水而有時瀉出者器也函此性而發此情者心也此心性情之別也此情既發之後經營謀畫者意也指向一事而欲之者志也思與志相近但志則大而思則小也念慮則思之屬而慮有虞度之意矣又曰情是不知不覺闖然發出不由自家者也以此發出者經營謀畫者意也至此然後始由自家故大學不曰誠情而曰誠意也

博文約禮二者於聖門之學如車兩輪如鳥兩翼粟谷每誦此言以教之然余所見粟谷於博文之功最多而於約禮猶有所未至也

退溪集中自言樂處甚多昔明道詩言傍人不識余心樂朱子猶以爲少時作康節多言樂處而其一曰真樂攻心不奈何朱子笑之以爲非真樂今退溪只以退居靜處隨意看書是非不到爲樂此誠樂矣然於孔顏之樂則恐未能與也孔顏之樂周子朱子皆引而不發此豈易言者哉

余之一生所受用者司馬公平生所爲無不可對人

言者也温公若無慎獨之功何以與此此一句先生所雅言也大學誠意章中庸首章旨訣昭如日星而先生所操尤爲親切推其極則自然仰不愧俯不忤浩然有不可形容之妙學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其後文敬公自號慎獨真所謂繼志述事之孝也

先生云嘗受近思錄於龜峯龜峯極其英邁看書無碍謂人如己故一番讀過而專不解說余初蓋茫然如未學也退而靜坐看來看去十分辛苦讀而思思而讀書夜不已然後漸漸通曉千思百慮終未透然後請問焉讀書勤勞未見如我者也今爾看得容易

沙溪先生遺稿卷一
八
看得容易者知未必精知未精則守之不固此不可不知也

少時於防制色欲煞用工夫雖久留關西終不萌於心也

李君惟泰年多未娶先生書伊川責周行己之語以示之

每侍宿於傍先生夜必着冠而坐微微吟咏或呼與之語一日宿於書堂早起來謁則先生曰吾今夜誦過心經大文無一字記不起矣

先生晚年只修疑禮問解家禮集覽暇時則看庸學

矣常曰修身齊家莫切於家禮小學治心進學莫要於心經近思錄又心經約而近思大也

嘗進講論語不可以作巫醫註雖小道尤不可以無恒余進曰此尤字明是尤字以字相似而訛誤也尤古猶字也 上意不以爲然矣

朱子喜讀韓文而如吾性本魯鈍又於經書日不暇給故未嘗觀諸子書以致著述鹵莽此非儒者所病而亦不可謂沛然無艱阻也爾須兼看韓文乃退而受韓文若干篇於慎齋

金河西經學精透而大節偉然

宋子大全答金延之
壽增書

松翁一日挾家禮詣
沙溪先生指昏禮親
迎條附註所引左氏
說曰近日反覆尋求
而終不能曉解吾平生
看書許多而無如此
說之難解願從公學焉
先生為之辨析則松翁
極稱其洒然而歸後數
日宣祖大王臨筵出家
禮披示其說而問之予
累日究觀而終不能通諸
卿試為我解釋廷臣傳

看皆以不敢知仲對松
翁乃以所聞於先生者
明白進對則 玉色甚喜
曰予求通而久未通甚為
樹鬱塞矣今日之事 慶年
良幸仍 敬筵巨曰其所
管甚多而公餘猶能講
書如此諸人何故於書不
為致意也皆辭謝規伏
焉松翁既出則退有賞
賜曰予心嘉尚以此表之
云云松翁即就先生曰
吾於 榻前幾欲以新
聞於金某而畧知之意
仲陳言到口而終不敢也
因以受賜者分給云○
愚每以為松翁與沙溪先
生之皇考黃岡公為執友
則年輩其後而其下問之

嘗曰君以鄭松江為何如人對曰小子父兄常言其
清直狹隘之人先生曰是矣此公自恃清白無瑕眼
下無人終為一世所仇嫉程子曰識高則量大此公
亦是識不高之致也

嘗講家禮親迎條附註圍布几筵處因言昔松江一
日挾家禮來指示此註曰吾反覆窮考終未曉解願
賜詳說余一一說破則公喜甚曰今得破鬱幸甚幸
甚未幾自 經筵直來見余笑謂曰今日遭逢一奇
事矣進講訖後自 上出家禮下問曰此處予屢次
尋繹而終始阻塞諸筵臣試為我講說雖翰注苟有

知者勿辭乃昨者所問於君者也諸人皆以不敢知
為對吾一一句絕而釋其義自 上教曰大段灑然
矣再三稱歎仍曰予於書未有若此註之艱阻者也
謂筵臣曰某官官高多事之人而猶且留意於書而
諸人何故不能然耶諸人皆慙謝吾幾欲言臣亦不
知昨者學於金某而知之云矣到口而終不敢達矣
既退追送賞賜此實君之功也可分受也小子竊謂
宣廟萬幾之餘猶且留心於此等文字而又不知則
不措又不耻下問如此大禹之克勤小物周公之坐
而待朝何以加此余於崇禎丙子因使臣行錄問家

勤如此且於文字間不為放
過又如先車馬厚之風可
知也其視自視之高而終受
闇甘於自欺而欺人者何如
也況我聖祖則尤有大焉
者此家禮之文非關治國天
經而猶能留意至此其勤小
物於細行之意豈非後聖之
所可法耶延之故詳其事
者極有深意故畧記以呈
焉
朱子曰儀禮雖無聖書
廟之文而左傳曰圍伊布凡
筵告於社共之廟是古
人伊亦有告廟之禮人不知
何故不同耳左傳昭公六年春
且聖於公孫氏伍舉約介將
入館驛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

言乃館于外將以象遊于產
志之使子羽辭曰以聖書已編
小不處以容從者請擇聽命
令尹命大夫圍將使也氏撫
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社
共之廟而木若野賜之是妻
君賦於社也又使圍蒙其
先君將不得為妻
君先其歲以復夫
右答潘林叔書蓋謂
儀禮無告廟之文而左
傳有之故云不同也
徐居甫伊問今婦人伊入
門左則廟見也蓋舉世
伊行之近見鄉里諸賢
伊頗信左氏先配後祖之
說豈復世紛之言之
不足據乎莫若從古為
正否乎朱先生答曰左
氏伊固難盡信然其
後庄說親迎處有布几

禮疑義於禮部使臣回言問於禮部則其主事笑答
曰俺等所主者 皇朝禮而已家禮非所知也 家
禮乃化民成俗之書也禮部曾不經意至於窘急乃
以謊說而禦人其不誠甚矣抑可以知 皇朝事實
而亦知 中朝不尚朱道之一端也
先生曰栗谷於精微肯綮處必明白說破雖文理未
通者皆能曉解龜峯則不肯剖析其意蓋謂吾雖言
而人未必知也其氣像不侔矣然龜峯蓋亦不欲人
躡等也退溪之答人問疑禮如承重孫妻有姑則不
為從服之類非朱子本意景任專於禮學而於 啓

運宮初喪偶然妄發大為崔鳴吉所窘惜也
追崇之議方盛時先生曰此議唯李貴朴知誠所見
適然而固執不回其餘似皆出於承順 上意也如
程子以悼園為非者只以不當稱考而稱之也今議
者乃曰稱考時程子不以為非而至稱皇考然後始
以為非云夫皇字是顯字大字之意是虛字也程子
之意斷不在此也
反正初正是有為之會而反正諸人志於富貴又值
適變胡變人心大壞 上亦知國勢之傾危而於
無可奈何之地因循以度朝夕天下之理不進則必

退可勝歎哉

余與金瞻金晬以世分之厚雖色目既分之學
往來嘗問於瞻曰人言宋應澆攻栗谷之啓出於公
手云然否答云不然吾豈爲是乎渠家亦有能文者
何借於余蓋指宋應澆也因謂時烈曰汝家與彼家
族屬相親且與隔牆而能不爲流入難矣

李玉汝之妻嘗失性痛哭於家吾之儕輩每謂飢餓
所致然而玉汝之氣終不少挫豈觀感於石潭之緒
餘耶

先生甚惡黃俊良之附托李芑至欲削去朱子節要

筵告廟而來之說也恐
所謂後祖者伊譏其失
此禮耳人 左傳臨公八年
逆婦鳩陳鍼子迷女先配而
後祖鍼子曰是不而夫婦誣
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註
禮必先告祖廟而行故於子
圖稱告其之廟今鄭忽先
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
鍼子見其

頗信左氏先配後祖之說
云者蓋謂鄉里諸賢
信左氏所譏鄭忽先
配後祖之說也今屋重
問無所譏二字故使人
難曉也蓋左傳陳鍼
子所譏之意則以爲鄭
忽將以親迎而來陳也

不先告於祖廟而徑來
逆婦是爲先配後祖云
而諸賢錯認此文以爲
鄭忽自陳迎婦而婦
不先告於祖廟而徑與
婦爲配故鍼子譏之也
遂因以迎婦入門即廟
見爲禮也先生所登
說以爲左氏他說固
難盡信然此說則有
據其後說親迎處有
芝園布几是告廟來
鄭文則今鍼子所譏
鄭忽者似指將行之
時不告廟而不指已
婦後不告也此則左氏
不爲無據也據左傳
則芝園事在鄭忽
後故云其後也

跋文矣嘗問先生痛斥黃俊良如此則高齋峯亦附
李樑而栗谷却取之至以爲儂相時從事官何所見
之異同也曰齋峯少時其父孟英爲樑門客故齋峯
亦不得脫免與俊良事似有間也

嘗曰汝叔父評事曾未見也嘗見張維問曰君所知
中誰爲第一流曰以小生所見則宋邦祚是爾戊申
年及第而來見見其儀形接其談論益信張說之不
虛也先生議論忠厚和平絕不爲刻核之言而至於
是非邪正則極其嚴截鄭畸翁弘溟印送松江其
跋文有曰孽臣秉柄先生亟取筆註其傍曰孽臣即

右相忠定公趙敬荷樓

集漫錄

嘗見大東言行錄曰松江於家禮親迎條圍布几筵註疑不能解詢于沙溪其後十餘日松江以特進官入侍經筵自上梓問此註諸巨皆不能讀松江以其所嘗聞於沙溪者進對上稱善仍有賞賜松江出而分與沙翁云松江所疑沙翁所解皆逸而不錄余故解之如此未知果合於沙翁之言否也自朱子曰至吉廟之禮云此則朱子引左傳辨儀禮也自問今以下當為別說以其說之可以兩附於諸者不可混者

李山海也

嘗曰癸未以前東西皆是士流相爭故粟谷合之論癸未以後則邪正分為二黨矣嘗見金問癸未事果如何金曰小人也然其意若欲以小人之名歸之於李景慄李徵數人而欲白脫其一隊之人甚可笑也

先生年八十四而易箒于辛未八月三日其春出至大門外綠槐下微吟古書徘徊數次曰余自量筋力則行步猶可日三十里矣門人李恒吉曰是年步臨渠家云其家去本宅五里強矣

自問婦人至後祖之說云云○蓋古禮廟見在於成婚之後世之人欲免於左氏先配之譏遂有入門即行廟見之禮而鄉里諸賢亦頗信之

豈後世紛之之言不足據云云○此即後世引左氏之說而為言者然不足據也○莫若從古為正否云云○古之云者指古禮也蓋古禮廟見在於成婚之後不欲從左氏故有此問左氏固難盡信云云○以問者不欲從左氏故答如此此蓋左氏之言不可盡信而此言則未嘗有失故以

辛未出吊族人于石西而歸余出迎于林外馬坐疑然如少年矣

鄭弘溟錄

先生因講心經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并舉范淳夫女所言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程子因贊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心孟子與范女所言異同何義亟問於諸生某作小說稟於先生曰凡人心有如室中火光雖被外間風氣牽動擾攘難定嘗隨他出外牽動時却在此安定時亦却在此人乘馬出門相似其謂存亡出入只言感通之妙莊

肱字轉其意而登

自燃其至未段云云。古

禮將行親迎必先告于祠堂

杜園所以有布筵告廟之

語左氏之說鄭忽者以其不行

此禮也若先行此禮次親迎

次成婚次見舅姑次廟見

廟見雖在於後以其先當廟

也故自不入於後祖之說鄭

忽不行此禮左氏之說

肱則左氏之言未嘗有失

而後世之人錯看左氏之說

乃有入門即行廟見之禮

甚非古禮也

子所言一日而再撫四海之外亦非謂自內出外而

他適也如何如何未知先生終果印可否耶

嘗言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時節學者有難窺

餘衆人多患走作跳舉必須先立本體然後隨其發

動處省察加工方有摸捉每於經書講解必以無觀

動靜為主乃知老先生用力實地非草草也

每於馬上看書或誦庸學等書無時不然余自少出

入門庭侍寢時多晨夜必默誦古書循環不輟常自

言吾於庸學誦讀殆過數千遍而亦未覺其有增長

之益云

嘗言先儒論學處雖程朱話頭便能曉解其當否而

至如詞章利病出於村家學究者亦未通透豈業專

而不暇它及耶

問父喪既葬改葬母者服總終事與否曰禮凡重喪

未除而遭輕服者制其服而哭之其除之也亦服輕

服云則何獨於改葬總而有異乎以此而言雖在斬

衰當其改葬母也服總從事無疑

問喪服小記曰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耐其

斬衰疏曰其葬母亦服斬衰者從重也父未葬不敢

變服也以此而推之似亦有以重厭輕之義今以斬

衰改母之葬是或一道耶曰父未葬時母之改葬也服斬衰禮有明文父喪葬後改葬母也雖服有盡三月常服當見尸柩與發引及葬日虞祭不總服而已事畢則即服斬衰過三月後哭而脫總宜也

問主妻喪者未練祥而遭斬衰之喪則及其妻之練祭當服期服祥而亦然但祥祭時易練服後當服何服以卒事耶禫祭則以重喪在身固可廢也但其子既於十三月之祥除練服着祥冠則及其十五月當禫之時以其父之不主祭已亦廢母之禫乎抑可自

攝其祭而除服乎且此子方有祖父期服在身今若釋期服即禫服則於義無據如欲廢母之禫而遂祖父之喪則其除母之祥服當在何時耶曰主妻喪者有父喪斬衰之服其妻之練祥當服妻服入哭而祭時不可着吉服只着頭巾與布衣祭之而已禫則父有重服不得主祭子不可獨行禫至祭日只着母之喪服入哭後脫服又服微吉之服哭之而已其父雖斬衰服盡後當依過時不祭之文更不祭朱子有之矣此等禮是臆說無據不敢為是也

沙溪先生遺稿卷十

